

# “快递过度包装”该管管了

## 社会热点

■印荣生

一年一度的网购盛宴使快递业一片忙乱。数据显示,如今快递业平均每天产生的废弃包装达千万件,包装盒所用的胶带更是浪费惊人,按每个包裹箱平均用一米胶带计算,快递业每年所用的胶带连起来能绕地球 230 圈。

包裹在运输过程中有堆积,有的要经过长途运输,加之一些快递公司的野蛮分检,包装严实可避免引起网购纠纷。这样的考虑有其合理性。但快递的过度包装所造成的浪费和污染令人担忧。如不及早建立并完善相应制度,必将会重蹈先浪费污染再治理的覆辙。

2010 年 4 月 1 日,《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》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。《标准》对食品和化妆品销售包装的空隙率、层数和成本等指标作出了强制性规定。这个《标准》只针对食品和

化妆品的出厂包装,这些食品和化妆品一旦进入网购渠道后,无论怎么被过度包装,都不再受到《标准》的约束。更令人担忧的是,快递包裹如今几乎无所不包,远不止食品和化妆品,且数量庞大。今年双十一期间快件包裹量高达 5 亿件,这还不包括平时包裹数量。如此庞大的快递业务量背后,是惊人的过度包装所导致的浪费和污染。

国际上,运用技术标准对商品包装进行规制是常规做法。德国的《包装条例》、日本的《包装新指引》、韩国的《关于产品各种类包装方法的标准》,均对商品包装的体积、重量、包装空间、包装层次、包装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。例如德国的《包装条例》规定,凡包装体积明显超过商品本身的 10% 以及包装费用明显超出商品的 30%,可判定为分割消费者权益的“商业欺诈”。这就从法律法规层面遏制了快递过度包装的源头。

我国还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来限制快递的过度包装,如果任其发展,其环境风险不可低估。建议国家尽早通过制定法规,严格控制商品(不只是快递包裹)过度包装。

## 画中有话

## 房契相亲



■文/大汗 图/春鸣

据台湾“东森新闻云”报道,台湾桃园中坻市 10 日举办了一场联谊活动,一名 40 岁邱姓工程师当场拿出 18 张房契和一大串不同用途的钥匙,希望可以借此告诉异性朋友,他有能力让对方不愁吃穿,但不知道是不是“谈钱伤感情”,他联谊了二、三次都没有成功。

网上有个调侃的说法,说是丈母娘推高了楼价。这句话包含的内在意思其实就是,丈母娘对女婿有一个基本要求设置——必须有房子。有些人因为这句话,一下把丈母娘推到

反面的角色,又调出了面包与爱情这一话题来说事。其实,这大可不必。鲁迅先生在《伤逝》里,已经给我们说过了涓生和子涓的故事。故事告诉我们,没有一定物质基础的爱情,根基并不牢固。但像邱姓工程师那样拿着 18 张房契去相亲也不靠谱,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,人家女孩子总不能跟房产证谈恋爱,这样赤裸裸地把爱情当做买卖一样物化,谁会接受你呢?

再说,如果房产证真有这么重要,那些巨富们又何必一掷百亿去离婚呢?所以奉劝邱先生下次去相亲时,先带上一颗真诚的心,见到丈母娘时再拘证也不迟。

# 实训中心成网吧是谁的沦陷

## 言者有意

■薛家明

位于平果县城的广西工程职业学院计算机实训中心,表面看起来正规,实际“别有洞天”。有学生举报称,该中心是一个带有经营性质的网吧,且租给了校外的人。校方表示,学校对实训中心监管不到位的问题,将尽快整改。

按理说,高校里开网吧,自制力差的学生必定容易沉迷其中荒废学业,学校应该抵制才对。然而,让人意外的是,如此明显的违规经营行为,居然得到了学校的默认。甚至,为帮网吧封杀竞争对手,学校竟然联合相关部门取缔了学院校门口的一家网吧。

早在 2005 年,国家多部门下发通知,要求“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切实加强高校上网场所的管理。对利用学校网络教室、计算机房和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场所变相经营网吧的,工商等部门要

予以查处取缔。”可为何网吧能够以培训中心的名义,在校园内扎根呢?该学校一位副院长的解释露出了马脚,“这里之前是网吧,后来网吧老板与学院签订租赁合同,于去年成立了计算机实训中心。”可见,实训中心只是网吧合法化的一个马甲而已。

言及于此,不难推定,网吧之所以在校园里合法化运行,学校的放纵是主因。试想,网吧老板变学校计算机培训中心主管,难道是巧合么?培训中心既然挂上广西工程职业学院的牌子,学校就该对其培训内容进行管理。培训中心提供网吧服务,学校能不知情?正是广西工程职业学院有益的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,才造就了“培训中心”的嚣张变身。

目前,广西工程职业学院表示,“计算机实训中心出现问题是监管没到位,学校将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整改。”但网吧藏身校园,是监管的问题,更是学校相关领导有意为之。因此,有关部门在关停网吧之后,更要查一查学校与网吧之间有何利益纠葛?也只有斩断了网吧与学校之间的利益关系,才能真正把网吧清出学校。

# 给明星“限薪”,何不交给市场

## 短评

■邓海建

最近有消息称,相关部门将于 12 月出台“明星限薪令”,对演员片酬进行限制。

这几年,隔三差五就会传出“明星限薪令”的新闻。有人鼓掌叫好,有人觉得闲吃萝卜淡操心。眼下,鼓噪明星限薪的意思,无非是嫌其收入“太高了”。问题是,高不高,比对的坐标是什么?如果拿老教授的工资比较于新生代民工,是“太高了”;或者拿外企中层的工资比较科室公

务员,也是“太高了”——但这种绝对数字的比较,公平吗?今天高薪要限制,明天没戏拍难道还要兜底?再说了,明星薪酬合理不合理,总是市场形成的。高薪是不错,很多人也是风里来雨里去,你看到“戏霸”,也要看到“戏霸”一身的职业病。

很多明星不是拿工资的,真要限制其薪酬,操作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放眼望去,尽管韩国 2007 年就有了明星限薪令,但也要看到,更多成熟的演艺产业之国(包括韩国),常态的规则还是市场说了算。真要限薪,倒不如调控播出机构的追星取向、整肃演艺市场中的权力作为、培育开放而健康的影视产业。一句话,如果一切能以“好作品”说话,明星名气上的溢出效应自然会归于理性。

## 百姓观点

■潘高峰

再多金钱也无法替代亲情。刚告破的金店劫案主人公的人生遭际,再一次让为人父母者警醒。

12 日凌晨,因经济拮据在金店抢走两根金项链的 18 岁犯罪嫌疑人小李落网。看到他的照片,许多女记者的第一反应是,“哇,好像‘都教授’”。然后问题来了:“长得这么帅,为啥要抢劫呢?”

抢劫当然是因为没钱,没钱当然是因为用光了。但如果告诉你:仅仅大半年,小李就挥霍了近 20 万元,相信人们心中的问号会更多。

据警方透露,小李其实算得上是个富二代,今年 3 月来上海前,母亲过世,留给他 12 万元,加上每个月父亲给的 1 万多元生活费,按道理,小李再怎么着也不该窘迫到要靠抢劫金店来维持生活。

更让人惊讶的是,就在抢劫逃亡后的短短几个小时里,小李不但卖掉了其中一根金项链,而且刚到手的赃款又被挥霍了 2200 多

元。警方抓到他时,他刚刚到一家娱乐城消费。此时,他还欠着暂住的旅馆 1500 元房钱和朋友的 2000 元借款。

据小李交待,他染上了赌博恶习,欠了很多赌债。赌博,很可能就是他坐吃山空的重要原因。尤其是近年来,很多赌博团伙把目标投向了在校和走上社会不久的年轻人,利用他们涉世不深和贪玩的特点,一步步诱人入彀,诈取他们的钱财。

但赌只能说是一个直接因素。不少年轻人步入深渊背后,更多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缺失和亲情缺失。这一点,在小李身上尤为明显。据小李说,他的父母一直在外做生意,平时对他管得很少,9 岁时他就被送去河南一个武术学校学习,妹妹也由爷爷奶奶代养,“每年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能和父母聚在一起。”今年年初母亲离世后,这种孤独感更加明显。

从沦为抢劫犯后依然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可以看出,小李可能根本没有受到过关于金钱的教育。作为生意人,父亲也许觉得给钱就是爱,却从没有想过教会孩子如何正当赚钱,如何有节制地花钱,更没有让他明白,哪些钱绝不能碰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这出悲剧也是小李父母的悲剧——钱赚得再多,孩子没有能力去继承,也是枉然。